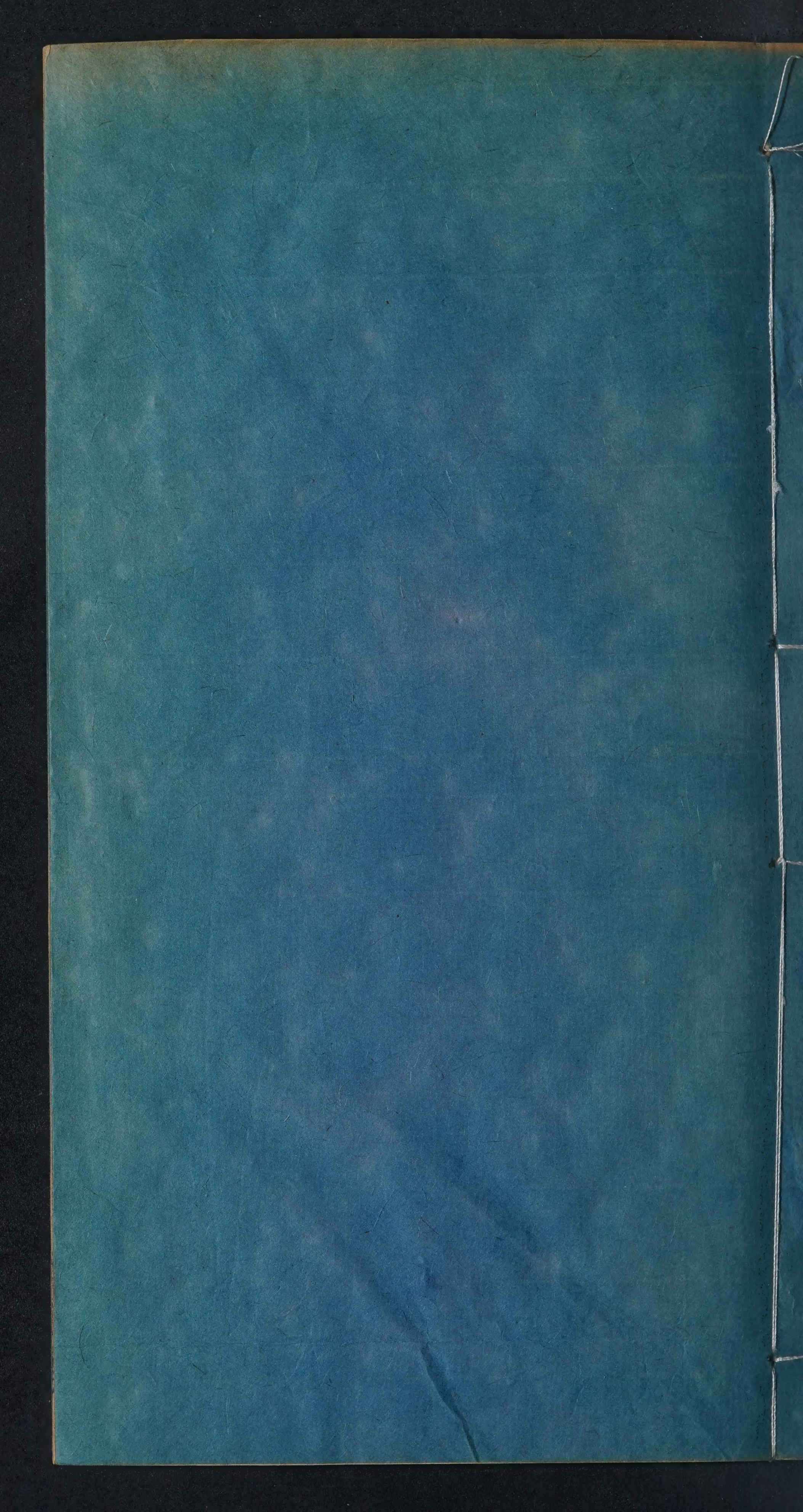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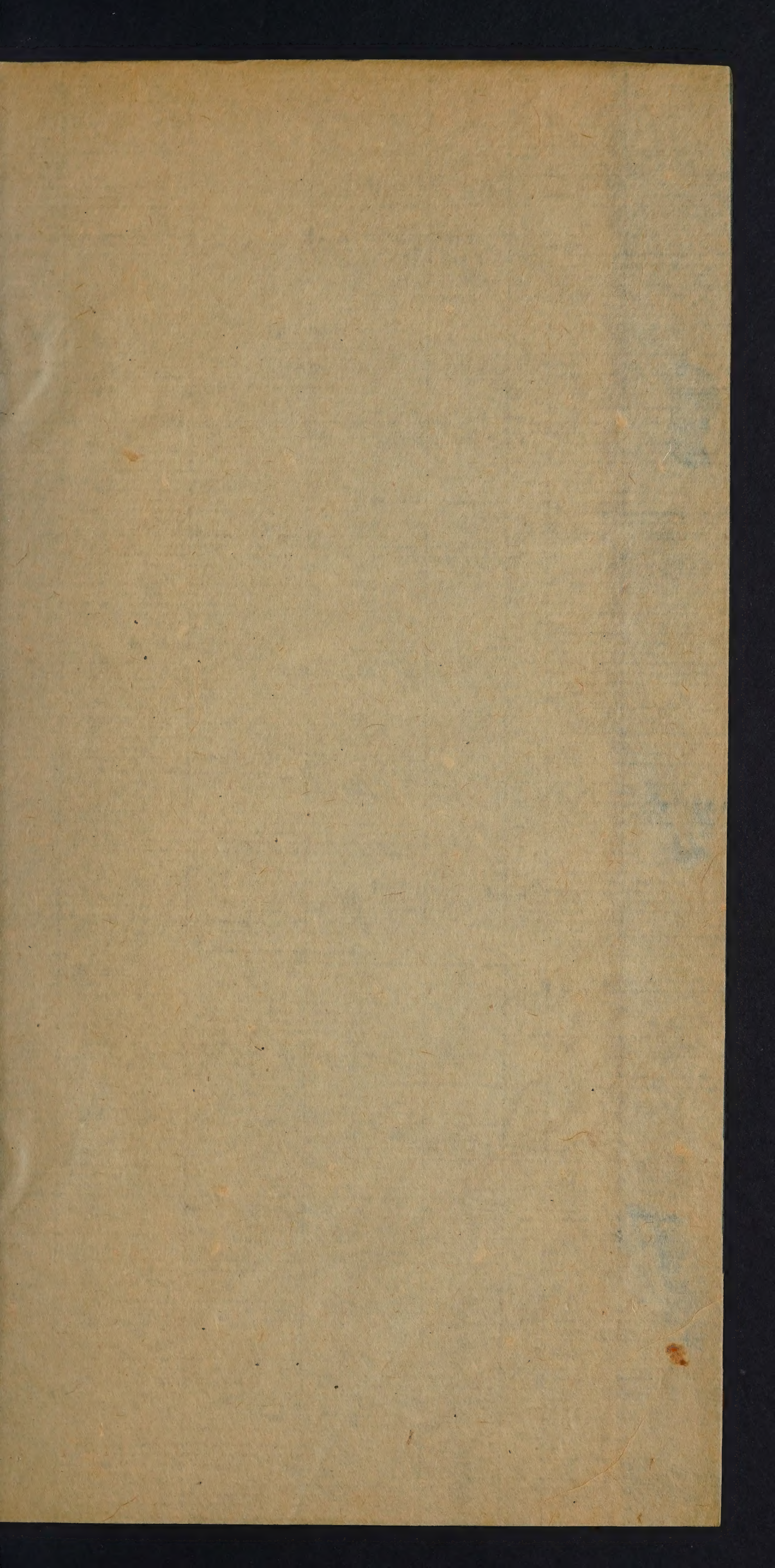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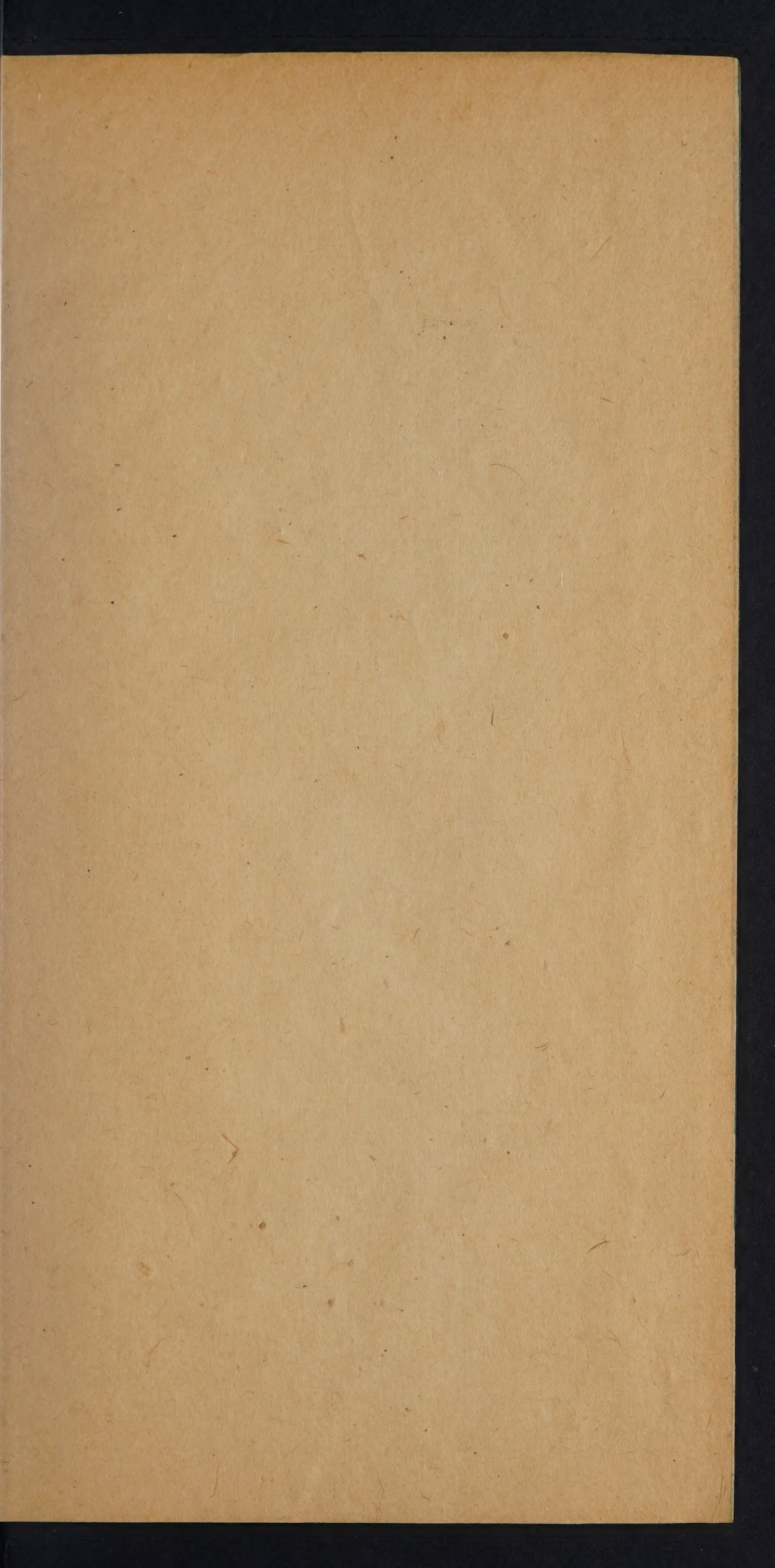








宋文選目錄

卷十一

宋文歸目錄卷十一終

宋文歸卷十一

竟陵鍾　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楊　彝子常父參訂

鄒浩諫立后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肰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乎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

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無以異然孟氏之情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

皇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察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為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朕先

茅坤曰直剔其隱

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
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
所當肰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府內再三言之者不過
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咨之故。寔臣請論其所
以肰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
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
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系寔為馬援之女德妃之
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肰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
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仁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

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寔隨駕以往是月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来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耻君不及堯舜之臣況宜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扵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

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願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册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荅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鍾惺曰持正之言當時雖不聽而千古知立劉后之為非則此言持之也

鍾惺曰寫權臣作用入神

鄒浩論宰相章惇疏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相之得失。天下之危安係焉。不可不深察也。臣觀丞相章惇。方陛下躬攬之初。亟從祠官擢登相位。委以政事。於今五年。所宜夙宵竭誠。輔佐以副陛下屬任之意。而乃狥情廢理。專務自營。力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妙若鬼神。一有作爲。首尾相應。惇雖不動聲色。而事已條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繇此阻格而不得進。陛下之欲來者。忠言也。繇此壅閼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推廣者。仁恩德澤也。繇此雖於導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願未獲盡伸。而惇之好惡莫不畢遂。惇雖傲然自

若以為人莫能窺而不知效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爕理則水旱薦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則諂諛相習之風彌扇論其薦拔則非趨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凌侮毀罵而必為論其橫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繼而是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災而處置不引咎臣歷觀前古苟為相者有一於此輕猶罷免況兼有之如惇者乎此天下公議所以鼎沸不平而切有望於睿斷也臣願陛下上念宗社付託之計下思休戚之原斷以乾綱而力行之寔天下幸甚

茅坤曰直列其罪絕不加已甚之辭而其罪愈明是漢疏之佳者

孫鑛曰兩疏俱質直可誦

鄒浩又論章惇疏

臣近以朝廷之本無先於論一相曾具章惇罪狀奏聞乞賜省察施行外天下公議又有大不平於惇者謂惇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為非是其言甚力若以保甲誠不便不可行即惇在先朝固已為執政矣於政事無不可論者何不為先帝言而罷之乎安忍先帝陵土未乾遽詆以為非耶其背負恩德可謂甚矣伏自皇帝陛下躬覽以來凡語及先帝者並行竄逐惟惇久置不問獨相如初豈朝廷之典刑不可以行於惇乎蓋自編類章疏及看詳訴理文字以來其因語言上及先帝有傷陛下繼述之孝者陛下亦不得而赦之不

知從人矣其被先帝知遇者不如惇之深其受先帝委任者不如惇之重然惇有所見不遠言於先帝臨御之時而乃力詆於元祐紛更之際則其背恩負德尤不可與餘人一槩定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於三省檢惇前項詆斥先帝法度語言文字進呈出自睿斷施行以示天下以擇公議以慰先帝在天之靈

鍾惺曰始終只以一事論之文最簡古

鄒浩謝復官表

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憐縱横涕淚伏念臣嚮為国陋全昧幾微有言輒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救物特寬司冦之嚴刑但復竄於遐方始使省其注咎惟貽潭之可畏與新州而不殊形影自殊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為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絕之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丞諧於定省名蠲罪籍品復文階在教拭之非常皆覬覦之莫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盛春生士齡究鄉於丕圖

萬物率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回進日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哲宗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之表端遇六龍之飛擢于不次之中曾是惟新之數肆令甄叙俯及孫危臣敢不困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遙瞻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鍾惺曰情詞酸凄意氣浩然

鄒浩侯嬴論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禦寒之具哉葢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竄身海濱日以漁釣為事淡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與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探囊中物耶夫虎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况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嚄唶宿將提十萬兵之衆於閫外

鍾惺曰古之好士者只一過而得之信陵與侯嬴是也一過而得之者誠也無譏不可以好士

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荊卿所擬固足以辦大事方且陸沈於鼓刀之肆舉國莫知也而嬴獨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援賾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處之有素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市不以市人竊罵爲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賓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可與有爲者也其欲却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嬴不爲也故余嘗以謂無信陵

茅坤曰救趙是非兩言而定

則亦無侯嬴雖然嬴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為忠乎秦拔趙必移擊魏無乃賈禍於國乎是不然其為信陵謀者乃所以為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唇亡則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拔趙而必擊救之者秦之虐毅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寔禍也蓋秦伐魏趙拔亦伐不拔亦伐救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救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繇是言之殺晉鄙以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嬴不輕用其兵王能任之或上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與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其兵余是以知其無能為也何則方嬴之

唐順之曰治國以正不以奇保羸奇士以之備一時緩急則可以之治國則不可

時士知死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絲絲自以為莫己若也非惑歟蓋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羸於是二者不為管仲之不死而必為田光之必死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為於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生亦大矣而羸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為烏往而不暇奈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葛𠀤曰欵於世故精於道理非泛泛然以論古為高者

葛寫曰筆勢神妙如龍行雲中不可端測

鄒浩曹參論

讀漢書見班固贊丙魏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又讀唐書見敬宗以王廷湊之亂恨無蕭曹使姦臣跋扈夫蕭何相高祖自其起義迄南面有天下恃之如左右手其獨冠乎當時而見思乎異代宜矣曹參既非何比又運籌不如張良將兵不如韓信其間關攻戰之中被七十創而功以成特一時之事耳其後相惠帝帝富於春秋且承高祖棄羣臣之初參日夜飲酒不事事卿大夫羣吏及賓客舉知其非而後之君臣猥與何一視而同稱焉其故何哉及觀其謝帝之語以謂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其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

楊彝曰寫出相体之大覺以恩怨論國是者皆朝廷之罪人也

不亦可乎曾不以前日之隙一毫置胸中於是釋然知稱之者不為過論也何則有隙者私怨也舉事無所變更一遵其約束者國事也不以私怨敗國事此藺相如所以回車於廉頗而寇恂所以郊迎於賈復者也參寔能之故心平而識明心平而識明故舉之於事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為急何者為緩判焉如黑白之在目如此而不以相業聞者未之有也且相業之所以成其本有三曰德曰量曰知識而才智不與焉蓋才者可與有為也而不能不為智者可與有謀也而不能不謀以其必為必謀之心倡之於上而百官有司爭以才智應之於下將以親附百姓百姓且離散矣將以鎮撫四夷四夷且

鍾惺曰此一段又為司馬光而發

反○叛○矣○將以逆萬物之宜○萬物且不得其生成○顧雖有作之世○猶見其害○不見其利○況干戈甫定之初○如疾病方愈之人○困於藥石之交攻○而求所以補養其血氣甚切者乎○若參者可謂賢矣○然則繼參而居位者○其必出於此乎○是又不可○何則○太后稱制○背約而王諸呂○產祿顓兵秉政○視天畫地○日以睥睨神器為心○劉氏幾不復漢○於此時悟不為怪○而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無乃假越人以拯楚溺歟○故前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外至之憂○後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內作之患○惟蕭何以其才規之於其前○惟陳平以其智濟之於其後○惟參欽才棄智以休息於其間○則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不○

以私怨敗國事如參者與之論嚴廊之急務乎

鍾惺曰此時章惇擅國紛紛以私怨為報復故鄒公借論參而針砭之實對症之藥

鄧浩劇孟論

劇孟匹夫耳。吳楚舉大事而不知求。條侯前知其無能為。以為天下搖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問其所處。則閭里之徼。問其所為。則豪俠之事。問其所與游。則鬭雞走狗。務為少年之戲者也。昔季良在隨。而楚武為之戢兵。得臣在楚。而晉文為之側席。孟豈斯人之徒歟。其若一敵國。何也。袁盎曰。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噫是乃孟之所以屹如敵國者乎。何則。天下有強弱之勢。肰非土地廣狹。城郭堅脆。兵革利鈍。士卒多寡之謂也。謂人心而已。苟得人心。雖匹夫而遂強。苟失人心。雖天子

鍾惺曰寫高義待人處貧富貴為無權可悟聖賢作用

而浸弱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夫以三千當億萬以十人當億兆雖垂髫之子係其必敗矣而卒困有敵於我師則人心之所在其成功如何哉繇是推之若孟之可倚以為重固無足怪者肰諾乎緩急之際不疑不倦遊不旋踵此高義也人各有心千變萬化而不齊惟高義足以收之使一歸於我譬猶形動而影赴聲發而響隨自不知其所以肰者孟母求送至自遠而至車千餘乘非其驗耶向使吳楚之君聘以厚幣納以至誠表之三軍之上彼素歸心者且將不期而附焉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

戰凡有一長者各為之盡顧雖真將軍殆亦未知統駕之所惟其不
求而條侯得之是以三月而破孔璋謂以一賢敵七國之衆豈虛語
哉嗚呼使孟初能擇術以本原乎聖人之道既成章而達矣既成踞
而動矣既無所往而不利矣明王委已而任之斯無敵於天下詎止
若一敵國而已耶孟子謂伯夷太公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
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故嘗以焉謂過
人之資者成之以道則鬱為豪傑之士成之以非道則蕩為豪俠之
士豪傑豪俠之相去邈乎其天地矣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惜孟為氣
俗所移而終不克念也悲夫

茅坤曰。論古妙在有益於今。

鍾惺曰此一語得彧之心

鄒浩荀彧論

余嘗怪曹氏潛不臣之心。託扶漢以自媒。自以為天之曆數。不在茲契之豪傑。而在其躬。當時之人。誰不知荀彧智略士也。司馬仲達謂自耳目所見未有及之者。其委身曹氏而為謀主凡二十餘載。至董昭等密以九錫諷之。乃獨以義興兵為言。而是誠不知耶。抑亦半塗而悔。將以自贖於識者之議。故假此以自明乎世之策士。固有工於料事而拙於料人者。固有與人同事。初不悟其設心為何如者。終亦必亡而已矣。然而彧必不出於此也。何則其大策亦絕董卓呂布。其次策田豐許攸審配逢紀顏良文醜。殆如朝夕握手吐情相與周旋

當爲曰翁擬盡致雖巧說者不能設翻

而灼見其底裏所謂拙於料人者果如是耶其勸曹氏定兗徐迎獻帝保官渡初置九州既計其利又指其害曲折返復迄有成功皆曹氏聰明之所不及所謂初不悟其設心為何如者果如是耶又其勸定兗州也說以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而濟大業其勸迎獻帝也說以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夫高祖光武皆乘時特起遂有天下非終臣於秦漢者也彧言必稱之使龍其所為是欲曹氏為高祖光武耳既令曹氏一心王室猶將操蕩轉覆以啓不臣之慮況其本自異心重閉縝密容與之言譬猶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孰能禦之如此而猥畀九錫之議以明不知吾不信也劉備指以為賊其有

茅坤曰數語責彧甚正

旨哉嗚呼至此而後悔亦晚矣曹氏不赤其族而止使自殺其幸乎嘗謂彧之不得其死終不可逃苟不自殺則曹氏必殺之蓋其所殺非守正不回則必用知不窮也守正不回者畏其當規我也孔融是也用智不窮者畏其移所以為我謀者謀我也楊修是也彧既不能

斷得倒

見險而止如龔勝潔身於新室又不能見幾而作如范蠡肥遯於會稽傾料隱匿非直以而欲優游卒歲以追子房之高風不亦難乎孟子謂盆成括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余於彧亦云

鍾惺曰自古智畧之士趨功名者多識大義者少彧初委身曹氏

其意但知功名。寧有謀哉。及功名既成。身負一時之望。見操所為過慘。又且耳目中不無物議。始悟大義有難犯者。所以手忙脚亂。而有九錫之興。卒以其身也。死雖不足惜。其情亦可悲矣。

顧夢麟曰此鄒公讀書自得處便是不淫不移不屈種子

鄒浩送劉歸美序

余識歸美舊矣。從官濉南。乃得而友之。余職在泮宮。固無簿書期會之擾擾、而歸美又從辟常平司。於涂得不出。故相從獨余二人為家昵焉。晝席夜燈、簡編滿前。發閱交論、窮詰根柢。間以暇日把酒奕碁。或從意所如、尋訪景物。物情未思。邈然相值。則援筆而賦之。雖樂而不荒。如是者几季。庶几前哲所謂莫逆於心者。於其解官而行哉、吾久訣非義也。夫人間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乎。不斂色而娛。不山林而窮。不功名富貴而環視無歉然之根。徵於言行。形於事業。進樂古今而稱頌於無窮。皆其緒餘耳。世之所謂讀書者。峩冠博帶。周旋於

規矩之中所在而紛紛反糾察之則能造其樂者何其鮮耶非其志不篤則其才不美或有以累之也簡編之多無慮數萬祕府之所藏學官之所布其次如鱗其富如海欲飽觀饜覽而靡有孑遺非可以朝夕期也其志不篤可乎道德性命有不說之妙興亡治亂有難評之迹援贖解蔽或有不至則非習迷識緣隙而梗之欲理與事周徧而無餘蘊猶非轅以逾越終不到也其才不美可乎才美而志篤矣不幸家惟四壁室如懸磬俯仰所須不繼朝夕而貧為之累親賓往來吉凶慶吊情義所存不可輒已而私為之累以智效官以能任職早出暮歸役役終日而公為之累秉象束金氣奪寒暑後彥稱頌於

前靡曼將迎於側而富貴為之累其於讀書亦未如之何也已嗚呼鑿辟編蒲以資其勤懸梁刺股以警其怠跬步家園久而不窺者彼何人哉歸美穎悟過人初不經意頃刻千言格新而辭暢如春華初繁如滿流自上而下與人議論決繆逐疑如素講而備嘗者雖耆艾亦為屈服真才之美者也四累之中君既不憂貧其外三者頗在所慮處之以道而篤其志於書以柔其氣以擴其量以欽重自持而成其才然後立言制行無俾古人擅前載之傳豈難也哉乃若事業之顯晦則有數存焉余不能以語君矣歸美既聞除治一室焚香危坐收心而味余言以為何如

鍾惺曰。寫讀書甘苦。如啖荼蘗。非以讀書為性命者。不及此。

任伯雨又論章惇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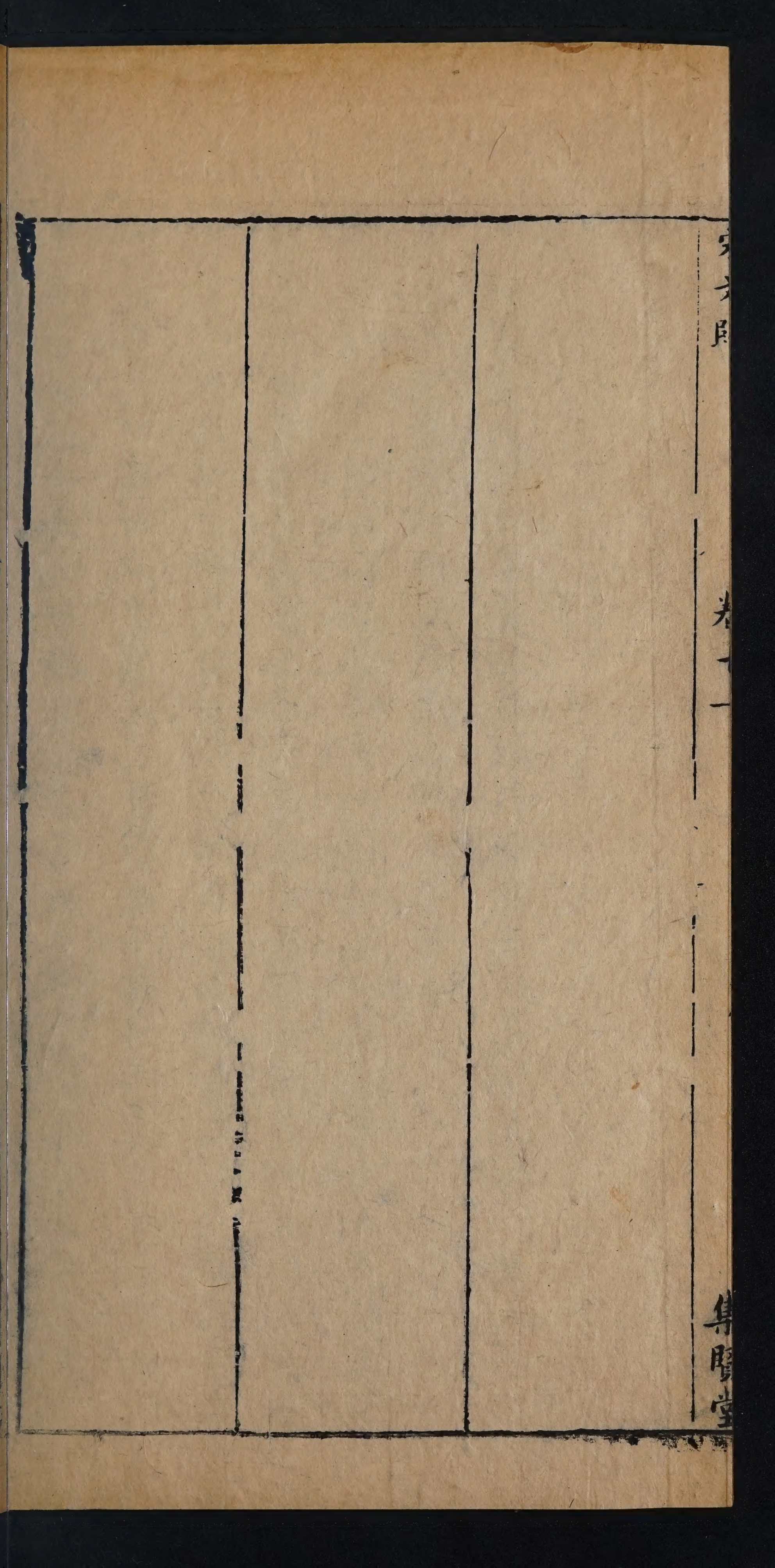
左僕射章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己功則至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謂天之譴戒為偶然斥公論為流俗以獻忠為誹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衆口廣鄒浩之獄以絕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耳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

茅坤曰入罪甚正

之責則非惇而誰朕則卞為謀主惇乃罪魁殲厥渠魁理不可赦今惇仰恃容貸謀脫身禍自謂前日之事皆稟命於哲宗職當奉行非惇罪也嗚呼罪不在惇其在誰乎臣請以二事驗之可以考其餘矣乃者宣訓之說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以哲宗本意不為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誅滅及其流竄尚欲勦除朕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不為已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容贊而掠為己功己之所行則託於稟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熟大於是漢之匡衡事成帝為丞相石顯用事不能正救乃于成帝既

沒之後論顯不忠之罪。揚著成帝之失。王尊劾衡以為卑君尊臣非所宜言天下後世以尊為是。又哀帝之初。臣下請議多及成帝。獨議郎耿育以謂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採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今惇於往事每有匡衡歸過之心而獻言之人未聞耿育深痛之議。其何以稱陛下欽承繼述之意乎。

鍾惺曰。嚴詞峻筆直發其微。亦一時誅奸之諫手也。



晁補之送劉公權序

田文好客。殫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肰文廢。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莫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莫。所求物忘其中。余蚤為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者。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與佐刺舟。肰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肰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氊而辭。飢不以麥飯蔥韭而不具也。田野無酒。後劉君又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

無痳客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竭肰去余為之悵悵劉君世處里將種肰喜從士大夫游聞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特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於其來别以是言贈之

鍾惺曰、借客以寓感慨似不感慨而感慨特甚

李冲曰寫得寒色照人

晁補之捕魚圖序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菼向搖落草萋腓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橐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蒢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為屋縛竹跨水

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力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而蓋依蘆蔭坐有巾而顩出網中得者舵捺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顩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盂者一人推篷閒童子俛而曳楯庢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此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

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

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檣梁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廣而事佚故無市壓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公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歎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鍾惺曰。寫人情景物俱瀟洒有致。不獨似畫而画外且有餘趣。妙筆也。



